禮記疑義

禮記疑義卷十四

一册　月令第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月令第六

疏鄭目錄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記十二
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
之首章也以家禮行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
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
法比於別錄儀明堂陰陽記此參所出解昔不
同令且中鄭書釋之案呂不章集諸濡所昔為
十二月紀合十餘蔫言名為呂氏春秋篇首皆
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大尉唯秦
官有大射而此月令云乃命大尉此是官名不
合周法二證也又春以十月建亥部歲首而月
令云為來歲授朔日即是九月為歲終十月為
授朔此是時不合閏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先卿
天迎氣則用大裘來王將建大帶日月之章而
月令服飾卑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
證也致鄭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然案
秦始呈十二年呂不章死十六年廿天下然後一

以十月為歲首歲首用十月時不章已死十五
年而下帝不得以十月為正又云周書先有月
令何得云不章所這又秦并天下立郡何得云
諸侯又泰以皆兵殺皆無被天下何能布通施
忠春不與兵此如此不同鄭必捐不章作旨以
呂式春秋十二月紀正與此同不過三五字別
且不當集諸儒所作為一代大典亦採得善言
之事連立信章但秦自下能依行何怪不章所
作也又祭為水位其以已久秦文公複黑試以
為水端何怪木中天下前不以十月為歲旨于
是鄭以月今不當所作天地疏有多家形家之
殊九有六等一日蓋天文見周解如蓋在上二
旧渾天形如彈九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猶如雜
卯白之競黃楊硑極諱張術家遂陸續立森鄭
玄之徒並所依用三日宣夜循疏云設代之副
其形體事義無所出以言之四曰斯天所謂為
折言天北高而下昔卑之軒是吳時純信所說
五日穹天云穹隆在上度式所疏不知其名也
六日步天是晉時虞所論柱考靈難用渾天
之法今禮記是鄭式所註當用鄭義以渾天為

璣按鄭天者北陽清明無形聖人則之制曆璣
玉鄭以度具家如鄭此言則天是大虛本無形
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為天耳但諸星之轉從東
而西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夜復舊度
星既左轉日則右行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
之一至舊星之度即以一日之行而為一度計
二十八宿一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是天之一周之數也天如渾九圓圓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渾天之體則繞於地地則
中央正平天則北高南下北高於地三十六度
南極下於地三十六度然則北極之下三十六
度常凡不從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沒不見南
極去北極一百二十一度餘若逆曲計之則一
百八十一度餘若以南北中半言之謂之赤道
去南極九十一度餘去北極亦九十一度餘北
是春秋分之日道也赤道之北二十四度為夏
至之日道去北極六十七度也赤道之南二十
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去南極亦六十七度但二
十八宿從東而左行日從西而右行一度逆治
二十八宿案漢書律曆志云冬至之時日在牽

牛初度春分之時日在奎四度夏至之時日在東井三十一度秋分之時日在角十度若日在東井則極長八尺之表尺五寸之景者春分在婁秋分在角晝短等八尺之表七尺五寸之景冬至日在斗則晝極短八尺之表一丈三尺之景一丈三尺之中去其一尺五寸則餘有一丈一尺五寸之景是冬夏往來之景也凡二十八宿尺諸晷皆循天在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計一斗三百六十五周天四分度之一日月五晷則左行日一日一度月一日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此相適之數也今曆家之說則月一日至於四日行最疾日行十度餘自五日至八日行遲次疾日行十二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行則遲日行十二度餘自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又小疾日行十三度餘自二十四日至於晦行又最疾日行一十四度餘比是月行之大率也二十七日月行一周天至二十九日強平月及於日與一相會乃爲一月故考靈曜云九百四十分為日日二十九日與四百九十九分為月是一月二十九日之外至第三

十日分至四百九十九分月及於日計九百四
十分則四百七十為半今四百九十九分是過
半二十九分也但月是陰精日為陽精故周髀
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
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
則明盡京房云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
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為日似彈丸月似鏡體或
以為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闇宋
律歷志云二十八宿之度角一十二度亢九氐
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東方七十五度
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
壁九北方九十八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
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西方八十度井三十三
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南方
一百一十二度丑為星紀初斗十二度終婺女
七度子為玄枵初婺女八度終於危十五度亥
為娵觜初危十六終於奎四度戌為降婁初奎
五度終於胃六度酉為大梁初胃七度終於畢
十一度申為實沈初畢十二度終於井十五度
未為鶉首初井十六度終於柳八度午為鶉火

初柳九度終張十六度已為鶉尾初張十八度
終於軫十一度辰為壽星相軫十二度終於式
四度卯為大火初式五度終於尾九度寅為柳
木初尾十度於於斗十一度五星者東方歲星
南方欒慈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其行
之遊述俱在俾歷志不史頊說春秋說題辭云
天之為言顓也說文云天顓已劉熙釋名云顯
也又云坦也地底也其體底下歲萬物又云地
歸也五土所生莫不信邱元命巳云日之為言
是也月關也劉熙釋名云日資也大明盛資月
關也滿則關也說題辭云星精陽之榮也陽精
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日下生也釋名云星散
也布散於天又云陰陰也氣在內與陰也陽揚
也陽氣在外發揚此等是天地陰陽日月之名
也祭法黃帝止名百物其名蓋黃帝西有也或
後人史有曆是其天尚地下日丞月關常星度
少井斗度多日月有行星辰左轉四遊井降之
差二儀運動之法非由入市所作皆是遠化自
然光儒因其自然遂以人事為義或緣理是者
式構虛不經既無正文可見令皆器而不疑○

孟春

案疏引老子等說俱删

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訂義註孟長也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為大數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此云孟春者日月會於諏訾而斗建寅之辰也凡記昏明中星者為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疏云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者日行逆一月行二十九度半餘月行疾一月行天一帀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過帀更行二十九度半餘逆及於日而與日會所會之度謂之為辰鄭註周禮大師職云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正月辰在娵訾二月辰在降婁三月辰在大梁四月辰在實沈五月辰在鶉首六月辰在鶉火七月辰在鶉尾

八月辰在壽星九月辰在大火十月辰在析木
此是一歲十二會也云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
為大數焉者聖王周日月日然之會而分為十
二分以為大略之數焉所以為大略之數皆以
二十九日過半月及於日月不可分兩月各有
二十九日又兩月各強半之日合兩半而成一
日是一月有三十日一月二十九日一大一小
之外仍有餘分一年十二月六大六小總有三
百五十四日是歲十二會之實數也仍少十一
日四分日之一未得周天聖王總以三百六十
五日內分日之一為十二會之大數一會即一
辰也是一辰有三十度十二辰總有三百六十
度餘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度別為凡十六分總
五度有四百八十分又四分度之一為二十四
分并之為五百四分十二辰分之各得四十二
分則是每辰有二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
計之日月實行一會唯二十九分過半若通均
一歲會數則每會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
十二是以分之為太數也此云盡春者日月會
於娵訾而斗建寅之辰者娵訾是娵次之號立

昏之時日在危十六度月半雨水之時日在營
室十四度營室號娵營但旦次南流日行東轉
東而相逌若月初之時判日在星分之初月半
之時則在旦分之半月終之時在星分之未凡
十二月日之所在戒舉月初或衆月未皆棲其
大略下細與曆數齊同其谷明中星亦昏細此
斗謂北斗循天而朝行建一月一辰辰三十度
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正月建須二月建卯三
月建辰四月建巳五月建午六月建木七月建
中八月建酉九月建戌十月建亥十一月建子
十二月建丑也其十二辰之名桑律歷志云學
萌於子則子學也又云紐牙於丑則丑紐也又
云引達於寅則寅引也又云胃節於卯則卯胃
也又云振美於辰則辰振也又云巳盛於巳明
巳巳也又云芽布於午則午荂也又云昧殘於
未則未昧也又云申堅於申則申堅也又己留
執於固則酉留也又云畢入于戊則戌畢也又
云該閉于亥則亥該也律懸志又云北伐也陽氣
伏於下於時為冷冬終也萬物終藏南任也陽
氣任養萬物於時為夏夏假也假大也而遠也

陰氣遂落萬物於時為秋秋者揫也物揫斂也東者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為春春蠢也物蠢生也云凡記昏明中星者為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授民事者尚書緯考靈曜云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者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力役故敬授民時是觀時候授民事也

疏此言孟春者夏正建寅之月也呂不常在於秦世秦以十月為歲首不用秦正而用夏時者以夏數得天正故用之也周禮雖以建子為正其祭祀田獵亦用夏正也日在營室者案三統曆立春日在危十六度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元嘉曆立春日在危三度正月

中日在室一度昏参中者案三統曆立春昏畢十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正月中昏井二度中去日九十三度元嘉曆立春昏昴九度中月半昏觜觿一度中皆不昏参中者月令昏明中星皆大略而言不與曆正同但一月之内有中者即得载之計正月昏参中依三統曆在立春之後六日参星初度昏得中也但二十八宿其星體有廣狹相去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昏早見而且暗没暗者則昏晚見

而且早没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律法但舉大略耳餘月昏明從此可知長樂陳氏曰陽生於子故日之行也自北而西歷南而東冬至在牽牛春分在婁夏至在東井秋分在角月令正月在營室二月在奎三月在胃四月在畢五月在東井六月在柳七月在翼八月在角九月在房十月在尾十一月在斗十二月在婺女則婁井角以三仲月中言之也斗以仲冬月本言之也其餘或舉月本或舉月末不必皆月中也日迴天故星春則見南夏則見東秋則見北冬則

見西仲春日中星鳥則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仲夏日永星火則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尾箕在辰仲秋日宵中星虛則奎婁在午胃昴畢在巳觜參在辰仲冬日短星昴則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月令正月昏參中旦尾中二月昏弧中旦建星中三月昏星中旦牛中四月昏翼中旦女中五月昏亢中旦危中六月昏火中旦奎中七月昏建中旦畢中八月昏斗中旦觜中九月昏虛中旦柳中十月昏危中旦七星中十一月昏壁中旦軫中十

二月昏婁中旦氐中蓋書之所言皆昏星也火房心也書於仲夏舉房心而月令舉亢書於仲秋舉虛而月令舉牛書於仲冬舉昴而月令舉壁則書之中星常在後而月令中星常在前蓋月令舉月本書舉月中也月令於四月五月十二月皆旦舉節氣之星於八月昏旦舉中氣之星於十月昏舉節氣之星於正月六月十月旦舉節氣之星於正月八月九月昏舉中氣之星於三月七月旦舉中氣之星或舉朔氣或舉中氣猶書於七星或舉其名或舉其次皆互見也

然則聖人南面視四星之中者豈徒然哉凡以授民時秩民事而已不特如孔氏所引書緯之言如龍見而雩火流而授衣天根見而成梁水涸正而栽日至而畢凡所以奉天順人具不視乎此也陳氏集說曰營室在亥娵訾之次也

疑義疏禮緯爲庶長稱孟故云孟長也若於人言之庶爲孟若於物言之直爲長也不取庶長之義先儒以孟春亦爲之庶長案尚書康誥云孟侯書傳天子之子十八稱孟侯孟迪皆稱孟豈亦庶長乎先儒以孟春稱庶長者非也

廷華宗緯書本不足憑而以孟爲庶長其非孟字的解可知孔既如先儒說之非胡又分別人物言之

其日甲乙

訂義註乙之言軋也日之行春東從青道發生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爲日名焉疏乙軋聲相近故云乙之言軋也云日之行春東從青道者以星辰之次謂之黃道春時星辰而進黃道近西黃道之東謂之青道日體不移依舊而行當青道之上故云東從青道云月之爲佐者以日月皆經天而行月亦從青道陰佐於陽故云月爲之佐知月亦從青道者以月行九道九道者並與日同而青道二黃道東赤道二黃道南白道

二黃道西黑道二黃道北并黃道而為九道也並與日同也云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為日名焉若以日能生養萬物萬物皆抽軋而生因其抽軋以為日功之乏也孚甲在前抽軋在後則總孟春甲季春為乙令二春總云甲乙若孚甲抽軋相去不逐早生者即孟春孚甲而抽軋也晚生荀即季春孚甲而抽軋也律屈志云出甲於甲則甲是孚甲也又云奮軋於乙則乙軋也又云明炳於丙則丙炳也又云大成於丁則丁成也又云豐茂於戊則戊茂也又云理紀於己則己理也理謂正紀綱也又云斂更於庚則庚更也謂物改庚也又云悉新於辛則辛新也又云懷任於壬則壬任也又云陳揆於癸則癸揆也謂物之陳列可揆度也

疏

其當孟春仲春季春之時日之生養之功謂為甲乙長樂陳氏曰日以辰為子辰以日為母母為幹子為支幹為陽支為陰陰陽故二五為十陰故

二六為十二雖陽也有陰存焉雖陰也有陽存焉故甲乙同於為木為仁而甲之數也九乙之數也八丙丁同於為火為禮而丙之數也七丁之數六戊己同於為土為信而戊之數五己之數九庚辛同於為金為義而庚之數八辛之數七壬癸同於為水為智而壬之數六癸之數五甲己之位不同而數同以甲之陽勝己之陰而己為之配故也丙辛之位不同而數同以丙之陽勝辛之陰而辛為之配故也由此推之凡十日之陰陽剛柔皆可知矣故以之施於一日則

為暮夜旦晝之期以之施於一歲則為春夏秋冬之候其相生也以相繼其相勝也以相治此十日所以各有所直也古人事在仁義則以甲庚斷之若易稱先甲後甲先庚後庚是也日在甲庚則以其物象之若春秋傳稱神降則以物享之其至之日亦其物之類是也月令之紀時必先言其日凡欲奉時而興作者有所象之而已然月令言日而不言辰者以統辰於日故也陳氏集說曰十干循環獨言甲乙者木之屬也疑義註乙不為月名者君統臣功也疏云乙不為月名者

（君統臣功者也月既佐日同有甲乙之功今獨以甲乙為日名不以乙為月名故云君統臣功君謂日也自統領月之功猶若君統領臣之功以為己功俗本云君統臣功定本云君統功無臣字義俱通也）

廷華葉幹分四時三春月同此甲乙不言月而言日是註所謂君統臣也然茍名月亦不過甲乙二者可舍甲而第以乙名之耶

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大音泰皞亦作昊句古侯反芒音亡）

訂義註此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大皞宓戲氏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為木官疏自孟春之月訖其日甲乙明於天道其事略竟從此以下

至鴻鴈來明聖人奉天時及萬物節候也故蔡邕云法家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先建春以奉天奉天然後立帝立帝然後言佐言佐然後列昆蟲之列物有形可見然後音聲可聞故陳音有音然後清濁可聽故言鐘律音聲可以彰故陳酸羶之屬也羣品以著五行為用於人然後宗而祀之故陳五祀此以上者聖人記事之次也東風以下者効初氣之序也二者既立然後人君承天時行庶政故言帝者居處之宜衣服之制布政之

節所明欽若昊天然後奉天時也其帝大皞者謂自古以來木德之君其帝大皞也謂之皞者案異義古尚書說元氣廣大謂之皞天則皞皞廣大之意以伏犧德能同天故稱皞以東方生養元氣盛大西方收斂元氣便小故東方之帝謂之大皞西方之帝謂之少皞其神句芒者謂自古以來立春立功之臣其祀以爲神是句芒者主木之官木初生之時句屈而有芒角故云句芒言大皞句芒者以此二人生時木王主春立德立功及其死後春祀之時不論生存之日

故云其神句芒句芒言其神則大皞亦神也大
皞言帝則句芒當云臣也互而相通大皞在前
句芒在後相去縣遠非是一時大皞木王句芒
有主木之功故取以相配也從字誤也當山下
著必是古之伏字案帝王世紀云大皞帝庖犧
氏風姓也庖犧氏生有聖德為百王先帝出於
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主春夏日之明是以稱
太皞一號黃熊氏云少皞氏之子曰重為木官
者案昭二十九年左傳蔡墨云少皞氏有四叔
曰重曰該曰脩曰熙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

熙為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是重為句芒自古以来紀君臣之號案昭十七年左傳云顓頊以来不能紀遠乃紀於近命以民事服註云從少皞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百官之號以其徵自顓頊以来天下之號以其地百官之紀以其事則伏羲神農黃帝少皞皆以德為號也高陽高辛唐虞皆以地為號也雖以地為號兼有德號則帝嚳顓頊堯舜是其德號

凝義註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疏蒼是東方之逸蘇下云爲蒼

龍服蒼上此是蒼精之君也則東方當木行之君也云者德立功著者德謂大皞其功謂句芒也云大皞宓戲氏者以東方立德則謂之太皞德能執伏犧牲謂之伏犧取宓戲也律曆志云大皞作罔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庖犧氏又帝王世紀云取犧牲以供庖廚食天故號曰庖犧氏

疏庖犧氏母曰華胥遂人之世有大人之迹出於雷澤之中華胥履之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案楚語云重為南正司天犁為火正司地所以又為南正火正不同者蓋重為木正黎為南正司天犁為火正黎為北正司地故韋昭註國語云火當為北重既顓頊時為南正案楚世家高辛氏誅重犁依帝嚳顓頊高辛各有一

人為帝則重既事顓頊又事高辛鄭則依命曆序以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重何得事顓頊又事高辛師解重人號雖子孫皆號曰重猶若羿為堯時射官至夏后相之時猶有羿也

廷華案此即五運之說信乎呂不韋之書也先儒謂大皞配青帝重配句芒不知各經所謂配配昊天上帝耳五帝為上帝之佐以大皞諸帝配之不幾褻乎王肅非其說而以五帝即大皞諸帝是也要知五帝及蒼精等之名本於緯書其實天神昊天上帝而外不應又有帝也以惪

歸君以功歸臣說亦武斷火土兼官亦傅會說

其蟲鱗

訂義註象物孚甲將解鱗龍蛇之屬嚴陵方氏曰春則鱗蟲屬焉鱗蟲蓋龍蛇之類以其體柔故也夏則羽蟲屬焉羽蟲蓋鳳皇之類以其色文故也秋則毛蟲屬焉毛蟲虎狼之類以其力強故也冬則介蟲屬焉介蟲蓋黿鼉之類以性辨故也中央保蟲屬焉保蟲蓋鼃蠙之類以其質順故也馬氏曰萬物資氣以生形故因其時而以類屬焉蒼龍木屬也其類為鱗故春則其蟲

鱗朱鳥火屬也其類為羽故夏則其蟲羽火土屬也其類為倮故中央則其蟲倮白虎金屬也其類為毛故秋則其蟲毛玄武水屬也其類為介故冬其蟲介書稱鳥獸孳尾希革毛毨氄毛者言四時之化也此稱其鱗蟲羽倮毛介者語五行之屬也

其音角

訂義註謂樂器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凡聲尊卑

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小不過羽

流恐是他物之聲故云樂器也但角是和木之聲但作樂器之體象此和木之聲云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者以天地人謂之三才又陽數極於九故律歷志云五聲之本生黄鍾律之九十為宮於管則九寸於弦則九九八十一錄也律應志又云或損或益以定宮商角徵羽宮三分去一下生徵徵數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生商商數七十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羽數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角數六十四是與損益相生之數也律歷志云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聚也聚藏宇覆之也云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者木之聲清於土金之聲濁於水火之聲今角聲亦清於宮商濁於徵羽故角屬屬木所以清濁中八數多者濁數少者清今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角數六十四

少於宮商多於徵羽故云清濁中既尊者為濁
早者為清民則卑於君臣尊於事物亦是尊卑
之中故云民之象也樂樂記及律歷志云宮為
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羽爲北方其
數少所以黃理在子其數多者冬時凝寒之氣
在於地上水又清輕羽既稟其寒氣又象水聲
故其數少冬至陽氣伏於地下遍積土中黃雜
害戚陽氣又象土聲故其數多各自為義不相
須也引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怒者證明角主
於人云九聲尊卑取象五行者宮主出土聲濁
其數多故主居商主金金聲稍重其數稍多故
為性角主木木聲清濁中其數多少中故為民
徵主火火聲稍輕其數稍少故為事事謂人之
所營事精也羽為水水聲極輕其數最少故為
物也物為人之所用財物指其所營謂之事論
其所用之體謂之物人是為物之靈事物是人
營作故早於人也云大不過宮細不過羽者案
國語景王欲鑄無射伶州鳩就云大不踰宮細
不輸羽踰
即過也
疏其春時之音為當於角取象木之

聲不云其聲角而云其音者單出曰聲雜比曰音音則樂曲也以春時調和樂以角為主故云其音角

律中太蔟中竹仲反

訂義註律候氣之管中猶應也孟春氣至則大蔟之律應應謂以灰也大蔟者林鐘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凡律空圍九分周語曰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疏云應謂吹灰也者蔡邕云以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案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如蔡所云則是為十二月律則布室內十二辰若其月氣至則其辰

之管灰飛而管空也然則十二律各當其辰邪
埋地下入地處庳出地虛高故云內庳外高黃
鐘之管理於子位上頭鬪南以外諸管柱之可
悉知又律云以河內葭竽為灰道陽金門山竹
為管熊弌云宗吹灰者謂作十二律管於室也
四時位土理之取蘆竽炮之作灰而賞之律管
中以羅數復之氣至則吹灰動殺矣小動為氣
相大動為君弱臣據專故之應不動穀為君數
插之應云八律空圍九分有以寅鍾為諧律之
首諸律凱長益有左其圍皆以九分為限孟黍
云林鐘長六十圍六分則圍之大小逕宮長鍾
然則分十之數不可定也故鄭宵為圍九分也
引間語日以下首柔同語景工欲錄無附冷州
寫封以此辭宗故註云大族正聲商故為金參
所以形陽
出滯物也疏上從其日甲乙下終其祀户皆總
主三月一時之事此律中大蔟惟主正月之氣
宜與東風解凍文次相連必在於此者角是春

時之音律審正月之氣音由氣成以其音氣相須故律角同處言正月之時候氣之管中於大蔟中猶應也謂候氣飛灰應於大蔟其大蔟夾鐘六律六呂之等皆是候氣管名言正月之時律之候氣應於大蔟之管又計大蔟管數倍而更半鑄之為鐘名曰大蔟之鐘是大蔟之鐘元生於大蔟之律是律在於前鐘生於後故律歷志云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皇之鳴其雄鳴則為六律雌鳴

則為六吕是律生在前蔡氏以為大簇鐘名先有其鐘後有其律言律中此大簇之鐘其義非也陽管為律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為法鄭云律述也述氣之管陰管為吕律歷志云吕助也言助陽宣氣又云吕拒也言與陽相承更迭而至又陰律稱同言與陽同也總而言之陰陽皆稱律故十二月皆云律中是也案律歷志云黄鍾黄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者種也陽氣施種於黄泉孳萌萬物為六氣元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虚位於子在十一月大吕吕旅也言陰氣大

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在於丑在於十二月大蔟蔟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鍾種也夾助也言陰夾助大蔟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三月姑洗洗之言絜也言陽氣洗物姑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仲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道也言陽氣始道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

陽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位於申在也月南宮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無射該臧萬物而雜陽閡種也位於亥在十月其十二律則有上生下生同位異位長短分寸之別故鄭註周禮大司職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為黄鐘初九也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生大蔟之九二大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

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二應鐘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鐘之六五夾鐘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黃鐘長九寸其實一籥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大蔟長八寸夾鐘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

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是也同位象夫妻者則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同是初位故為夫婦又是律取妻也異位為子母者謂林鍾上生大蔟林鍾是初位大蔟是二位故云異位為子母又是呂生子也云五下六上者謂林鍾夷則南

呂無射應鐘皆被子午巳東之管三分減一而下生之六上者謂大呂大蔟夾鐘姑洗中呂蕤賓皆被子午巳西之管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子午皆屬上生應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鐘為諸律之首物莫之先似若無所稟生故不數黃鐘也其實十二律於於中呂還及歸黃鐘生於中呂三分益一大略得應黃鐘九寸之數也律歷志云黃鐘為天統林鐘為地統大蔟為人統故數整餘律則各有分數

疑義註律以銅為之 疏案司農註周禮云陽律以竹為管陰律以銅為管

鄭康成則以皆用銅爲之知者案律歷志云量者龠合升斗斛本起黃鐘之龠而五量加之其本皆用銅聲中黃鐘以比斗之數知用銅也司農云陽律以竹陰律以銅故非也

廷華案古律以竹爲之銅者漢制不應合竹言銅

其數八

訂義註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後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

疏五行佐天地生成萬物之次者五行謂金木水火土謂之五行者案白虎通云行者言欲爲

天行氣也謂之水者白虎通云水訓準是平均
法則之稱也言水在黃泉養物平均有準則也
木濁也陽氣動躍濁地而出也火之為言北也
陽氣用事萬物變化金萬也言秋時萬物陰氣
所禁止也土吐也言上居中總吐萬物也生物
者謂木火七八之數也成物者謂金水九六之
數也則春夏生物也秋冬成物也引易白以下
者易下數文也天陽地陰陽數奇陰數稱陽所
以奇者陽為氣氣則渾沌為一無分別之衆又
爲日日體常明無虧盈之異故其數奇陰數所
以稱者陰爲形形則有從此之殊又爲月月則
有明明之別故其數稱也衆律歷志云天數二
十五所以二十五者天一天三天五天七天九
總爲二十五律歷志又云地數三十所以三十
者也二地四地六地八地十故三十也以天地
之數相合則易之天行之數五十五也云五行
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後者天一
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
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以益五行生之本累
南書洪範云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日金五

日土故具次如是也所以一日水者乾貞於十
一月子十一月一陽生故水數一也又天地之
內水體最微故水爲始也二日火者坤貞於六
月未六月兩陰生陰不散當午火比於水嚴爲
若兄故次火也三日木者正月三陽丑是建寅
之月故三日木木北火象有體質數次木也四
日全者八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四日全全
北木具體堅剛故次全也五日土者三月五陽
生三月建辰之月辰爲土是四季之首土王四
季故五日土戴四行又質大故次土也水所以
在北方者從盛陰之氣所以潤下者下從陰也
火所以在南方者從盛陽之氣炎上者從陽也
木所以在東者東是半陰半陽木由直以陰陽
俱有體寶尚赤故可由可直也金所以在而方
者西方亦半陰半陽但物既成就體性堅剛難
可改草屬須火柔之土所以在中者以具也數
四行含養爲物爲爲物之生稼橘者所以養萬
物也云木生數三成數八者鄭註易类離云天
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土木於東
四生全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揭陰無配末

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也水數一成數六火數二成數七木數三成數八金數四成數九土數五成數十故此云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樂其成數者金木水火以成數為功皇氏用先儒之義以為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以水數一得土數五故六也火數二得土數五為成數七木數三得土數五為成數八金數四得土數五為成數九

疑義疏易繫辭云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也註云精氣謂七八遊魂謂九六則是七八生物九六終物是也案精氣七八等說周禮案許之

其味酸其臭羶

訂義註木之味臭也凡酸羶者皆屬焉疏通於章旨謂

之臭在口者謂之味臭則氣也所以木味酸者尚書孔傳云木實之性然則木實酸凡草木所生其氣羶也夏其味苦其臭焦者尚書孔傳云火之氣味火焦物臭其則味苦中央云其味甘其香者孔傳云味甘生於百穀穀味甘則氣香秋其味辛其臭腥者孔傳云金之氣味言金其之氣則腥在口則辛冬云其味鹹其臭朽者孔傳云水南所土故味鹹又水受息穢故有朽腐之氣

馬氏曰酸曲直作酸也羶者物以木化其氣

為羶也

其祀戶祭先脾

訂義註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祀之先祭脾者春為陽中於藏直脾脾為尊者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祀戶之

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略於祭宗廟之儀

疏春陽氣出祀之於戶者戶在內從外向內戶又在內故云內陽也戶是人之出入戶則有神故祭法註七祀云小神居人之間司祭小過作譴誥者爾此戶神則陽氣在戶內之神故云祀之於戶內陽也由位在戶內又秋其祀門註云秋陰氣出祀之於門者門在外從內向外門又在外故云外陰也則門神陰氣之神是陰陽別氣在門戶者與人作神也又云春為陽中於藏值脾脾為尊皆以祭戶之時脾腎俱有先用脾以祭之者以春為陽中於藏值脾脾既春時最尊故先祭之脾為尊也所以立春當脾者牲位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也腎最在後而當冬也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脊稍前而當脾故春

月令

而門先祭云五爲醫工肝肺上古令木也藏在却位
言外設五凡行水病祭腎在下尚春也心則而雨當
之先席祀祭所則之昔也上次書祭肺火不當當脾
皆設於於五主有法必脾春之同脾火也然春肝從
謂帝廟朝祀則廢以三也位耳鄭夏也脾矣夏故肺
之於堂首於從也肝故俱小冬駮祭心土故秋秋循
廟朝之說廟令若爲肖在前位之肺土也異冬位卑
此門與祭用文及木先爲故在云季也肺義之上而
時之若戶特尚其心後下祭後月夏肝金云位肝當
牲與祀祭牲書術爲焉肺先而令祭金也令耳此心
謂竈中之之不火不也脾腎祭心也肖文若等故
特廟祀霤下說死脾得心秋在四秋腎水尚其直中
牛室門在皆不爲爲同也位下時祭水也書五據央
故廟祀於中同劇土五肝小夏之肝也古歐行牲主
小門行廟當許如肺行也却位位冬許尚陽所之心
司有皆堂禮慎鄭爲之俱故在及祭慎書說生五從
統別在之文之此金氣在祭前五時案說肝土藏心
云總朝中云義言皆令爲克而藏與月脾木五所循

小祭祀奉牛牲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若諸
使或亦當然其大夫所祭或特羊也云祀之灌
設主於戶內西者先設席於奠乃更設席於廟
戶西夾北獨貫主位設主之人南面設主於戶
西位工使主北面云乃割髀及背為俎奠于主
北者謂設主之後以割割髀之與脊為俎資奠
於主北主既北面奠於主前云又取盛于俎西
者盛謂黍稷俎在主前稍東改黍稷之簋在主
前稍西云祭黍則祭肉祭醴皆三當時相始
設主末有迎尸則是祝宮祭簋中末稷祭俎中
髀脊之肉祭爲之醴皆三度祭之黍稷亦三祭
醴亦三祭亦三祭故云皆祭三肉皆髀一脊
再者中明祭肉三度之事其祭肉三皆髀尊式
一祭背畀故再祭云祭徹之史陳爲俎設饌
於筵前者謂既祭黍稷肉祭醴初後徹去俎之
與盛史陳引背俎設具饌食於迎設奠之筵前
其時主已移於筵上主又出戶迎尸尸入即筵
而坐但宗廟之祭尸入而後祭始遵豆及黍稷
醴具祭戶之時已於而祭黍祭肉醴今迎尸
而入則廆坐而饌食不史祭黍稷祭肉祭醴故

月令

西

云略如祭宗廟之儀祭戶所以先設席於奧乃設饌迎尸皆在奧者就尊之處也中霤設主祭黍祭肉戶而古就戶處也其餘五祀所祭設主皆就其處也嚴陵方氏曰戶奇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也春主為陽出之時故其祀戶門耦而在外陰自外入之象也秋收為陰入之時故其祀門竈者物之所以化而夏之時則陽已極而陰於是化也故其祀竈行者人之所以往而冬之時則陽來復而陰於是往也故其祀行楊雄大玄準南鴻烈皆以為夏大德而祀竈冬水德而祀井理或然也中霤蓋中室也見檀弓掘中霤而浴解以居中而莫四隅

故中央則其祀中霤五祀皆有功於人者也故立祀以報之而報之之時又各從其類焉於戶日祀於門日祭何也蓋戶者所祀之神門者所祭之物門上藏也五祀之祭必有往焉特各以其藏為之先爾故每以先言之

疑義疏天子有主有尸卿大夫廟無主則五祀亦無主也采詳說禮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来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振動也夏小正正月啓蟄魚陟負冰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此時魚肥

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鴈自南方來時北反其居今月令鴻皆為候

疏夏小正大戴禮之篇名云正月啓蟄者證經中蟄蟲始振始振則啓蟄也云魚陟負冰者陟升也謂魚從水下升於冰上而負冰證經中魚上冰云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者以漢之時立春為正月節驚蟄為正月中氣雨水為二月節春分為二月中氣至前漢之末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故律歷志云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是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皆改驚蟄為二月節鄭以舊曆正月啟蟄即驚蟄也故云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但蟄蟲正月始驚二月大驚故在後移驚蟄為二月節雨水為正月中凡二十四氣案三統曆正月節立春雨水中二月節驚蟄春分中三月節穀雨清明中四月節立夏小滿中五月節芒種夏至中六月節小暑大暑中七月節立秋處暑中八月節白露秋分中九月節寒露霜降中十月節立冬小雪中十一月節大雪冬至中十二月節

小寒大寒中氣通卦驗及今曆以清明為三月
節穀雨為三月中餘皆與律歷志並同謂之雨
水者言雪散為雨水也謂之萬登省婁嘉寫而
走出謂之穀雨者言雨以止百穀謂之清明者
謂物生清淨明潔謂之小滿者言物長於此小
得盈滿謂之芒種者言有芒之殺可稼種謂之
小暑大暑就桃熱之中分為小大月初為小月
半為大謂之處暑者謂暑既將退伏而漸處謂
之白露者陰氣漸至露處也白謂之寒露者言
露氣寒將欲凝結謂之小雪大雪者以霜雨凝
結而雪十月節小十一月將大謂之小寒人寒
者十二月極寒之時相對為大小月初寒為小
月半寒為大八二十四氣氣有十五日有餘每
氣中半分之為四十八氣氣有七日半有餘故
鄭註周禮云有四十八篇是一氣易一前也凡
二十四氣每三分之七十二氣氣間五日有餘
故一廿有七十二候也故通卦驗冬至之前五
日商賈不行兵甲伏匿人主與晷位左右從東
爾五日以五日一候也案通卦驗云立春雨水
降除風至雉雊雞乳水解除風即東風也水解

月令

即解凍也與月令同雨水者謂節氣早月初雨水也攝雕雜乳於月令在李冬若節氣晚水得退在正月迪卦驗云正月中猛風至註云猛風動採樹木有聲者猛風即求風之甚也服祭魚與此同柔下冬冬鴈北郷據具從南始北正月水至中國改此云鴻鴈來但來有先從從者二月始來故迪卦驗二月節云候鴈北云令月令鴻皆為候者但月令出有先從入禮記若為古不入禮記背為令則呂氏春秋是也鴻鴈皆為候也疏此記正月之時候然十二月之時候體固不一而正月七月記時候大有五句自餘皆四句多少不同者時候多則五句少則四句無義例也其二至二分之月皆再記於時候者以二至是陰陽之始終二分是陰陽之交會是節之大者故再記之季春亦

記時候者蠶之將生故記其蠶候也故季春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註蠶將生之候是也凡記時候先言者則氣候在前後言者則氣候在後言蟄蟲始振者謂正月中氣之時蟄蟲得陽氣初始振動至二月乃大驚而出對二月故云始振云魚上冰者魚當盛寒之時伏於水下逐其溫暖至正月陽氣既上魚遊於水上近於水故云魚上冰也陳氏集說曰來自南而北也廷華集集說訓鴈乃祭鳥云鷹殺鳥而不食如人祭先飲食者此祭魚亦當如之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旗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上衣於既反

訂義註皆所以順時氣也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取其名耳春言鸞冬夏言色互文馬八尺以上為龍凡所服王謂冠飾反所佩者之衡璜也麥實有孚甲屬木羊火畜也時尚寒食之以安性也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於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

亦無考姑存之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

時為異又玉藻曰天子龍袞以祭玄端而朝日

皮弁以日視朝於此皆珠疏也則順時食興吕

則順氣也云青陽左

个大應史堂北偏者北偏迫北也然則北是明

堂北偏而云大澄者欲明明堂與大廟大寢制

同故魚明於明堂聽朔竟次遂太廟次遂大寢

也然云東堂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南之室中

也云鸞路有虞氏之車者明堂位云鸞車有虞

氏之路也令既云鸞路故知是有虞氏之車也

用有虞氏則知非周也云有鸞和之節而飾之

以青取其名耳者因其有鸞故不言青而云鸞

也云春言鸞冬夏言也立文昔春言鸞則夏秋

冬並鸞也取云未冬云至則春青秋白可知也

云馬八尺以上為龍者出度人賦云九所服玉

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衡璜者冠飾即冕之旒及

笄也衡橫即足所佩玉之名也佩玉之制象綷

詩外得云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于璜珠以

納其間則古之佩玉上以蔥為衡橫置於上以

貫珠之綖三除懸於衡上坐之而下以雙衡懸

於兩畔縋之下端又以牙懸於中縋下端使前
後弱廣以為贅衡之下璜之上皆貫璜珠故云
頌休以納其間謂納於衡散之間也云麥實有
字甲屬木首鄭云黍亦行散屬火麻實有文理
屬金穀實字甲堅合屬水稷五穀之長屬土是
五枝所配之方也云羊犬畜也者業尚書五行
傳日說之不恭則有雞禍註雞畜之有吐羴者
屬配言之不從則有木禍註犬畜之以口吠守
者循言視之不明有有羊禍註羊畜之遠視者
屬視聽之下聰則有聚禍註聚畜之居閒衛而
謂者屬聽思之不睿則有牛禍註也厚德戒物
半畜之任重者屬思聖之不極則有馬禍註天
行健馬畜之疾行者屬聖極是雞為水畜羊為
火畜牛為土畜犬為金畜聚為水畜但陰陽取
象多金故牛為馬而為雞不可一定也云時而
冬食之以安性也皆羊是火畜而春時食之明
其有意食以安性也春時南寒故食火畜以助
之夏食穀與雞者以氣尤熱水能尅火木必抑
土故食北方之穀與東方之性滅其熱氣亦以
安性秋食麻與犬者秋氣既涼又將竊寒不有

其皆故食當方之殺牲也冬食黍與彘者冬衣
極寒故食火殺以滅寒寒勝於熱故食當方之
牲云器琉旨刻路之哀物當貴土而出也者刻
錢為文決文理麁踈直而通達也云九此車焉
衣服皆有取於服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者以
虞夏之制有日月星辰十二章之服周之制朝
祀戎黻車服各有據令比下與周禮不同上與
虞夏又異故云取服時也後時木路此來鷩路
不純用服故云而有變焉謂變後而來虞路也
云周禮朝祀戎黻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為
異有衰周禮朝則皮弁服祀則六冕服戎則韋
弁服田黻冠弁服又周禮朝乘象路祀乘玉路
戎乘革路黻乘木路是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
時為異也又引玉藻天子龍衮以祭者證四時
皆龍衮玄衣纁裳不隨時而別又引玉藻玄端
而朝日者證此朝日不玄端而著青衣又引皮
弁以日視朝者皮弁白布衣四時皆然不隨時
而變是與此皆據明月令非周法也○集五行
浮說詳周禮
此姑存之

月令

疏此已前明天時氣候早晚此明

天子每時居處及所乘車馬所建旌旗所服衣
玉所食牲穀及器物之屬龍與玉言蒼者蒼亦
青也遠望則蒼旗與衣云青者欲見人功所為
故以近色言之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
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
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
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
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
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
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

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
玄堂左个中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
所具左右个則青陽之左个即玄堂之右个青
陽之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即總章
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也但隨其
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大室則每季十八日天
子居正歟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

夫於朝毛志萬反齊側皆反遲音旋後同

訂義註大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謁告也迎春發於東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禮日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迎郊五十里賞謂有功德者有以顯賜之也朝大寢門外疏案周禮大史屬春官春官主禮故云大史禮官之屬云掌正歲年以序事者大史職文鄭註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敍昔謂十二月中氣一周經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謂之一歲朔數者朔十二月之朔一周謂三百五十四日謂之為年此是歲年相對故有朔數中數之別告散而言之歲亦年也故爾雅釋天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紀周曰年是也案釋言云告謁請也同訓為請是謁為告也云王居明堂禮者逸禮之篇名引之者證十五里迎春與周不同故云盖殷禮也云周近郊五

十里者鄭註尚書君陳序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令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也云朝大遠門外者大寢則路寢天子有三朝一是燕朝在路寢也二是治朝則此路寢門外應門之內以具當賜公卿大夫宜在治事之朝故云大寢門外三是外朝在庫門之外畢門之內大詢眾庶聽斷罪人之處也

疏此一節論立春天子迎春氣及行賞之事是月也以立春若十二月節氣有早晚若節氣晚則月之節氣在當月之內若節氣早月之節氣在前月之中故立春為正月之節有在十二月之時但至立春之時雖在十二月節行立春之事先立春三日者周法四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令秦法簡省故

三日也蓋散齊二日致齊一日盛德在木者天以覆蓋生民為德四時各有盛時春則為生天之生育盛德在於木位故云盛德在木此立春立秋云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立夏立冬云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不云諸侯文不備當亦有諸侯故立夏下云乃封諸侯於夏既然明冬諸侯亦然在孟春云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孟夏云還乃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孟秋云還乃賞軍帥武人於朝孟冬云還乃賞死事恤孤寡四時所賞不同者庾云順時氣也

春陽氣始著仁澤之時故順其時而賞朝臣及諸侯也至夏陽氣尤盛萬物皆長故用是時慶賜轉廣是以無不欣說也秋陰氣始著嚴凝之時故從其時而賞軍帥及武人也至冬陰氣尤盛萬物衰殺故用是時賞死事者及其妻子也

疑義註迎春祭蒼帝靈威仰疏蒼帝靈威仰昔以春秋文耀鉤云蒼帝靈威仰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是人帝何能使風雨寒暑時又詩及尚書云上帝皆為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是人帝何得與天帝同服故以為靈威仰上云盛德在木昔盛德則靈威仰之靈德也說解上

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

不當相息亮反當丁浪反

訂義註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慶謂休其善也

惠謂恤其不足也天子曰兆民言使當得者皆

得得者無非其人疏案公羊隱五年傳云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三公相王之事也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故史記稱應侯范雎蔡澤皆為秦相侯又為丞相也云天子曰兆民者主傳閔元年音卜偃之辭也

疏此因上天子迎春及國命三公布教

施惠之事

疑義註德善教也令時禁也遂猶達也疏遂是中遂謂當慶賜之人皆是有功可慶賜無此不合得慶之人非人謂無功無德之徒

疏尚書

云顯忠遂良商頌云莫遂莫違是遂為達言慶
賜之事通達施行使之周徧
廷華策德以仁愛言令以法制禁令言和令以
下皆布德之事註混又嚴陵方氏曰遂行言行
之而無壅其說極確通達之義尚隔一膜顯忠
遂良之遂則尤無防也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
毋失經紀以初為常
訂義註典六典法八法也經紀謂天文進退度
數疏迎春既還行賞已畢乃命大史之官司主

天文及日月星辰之行天則左還一日一度一年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至周一度日月五星並逆行天左行各有多少辰有二十八宿亦隨天左行以初為常者初謂舊來所法恒須遵奉以為常行故云以初為常

疑義註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也

疏云離猶儷偶之儷者案成十一年左傳云鳥獸猶不失儷禮有儷皮是配偶故云猶儷偶之儷云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馮相保章皆中士二人馮相者鄭註馮乘也相視也也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保章鄭註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雖與掌天文其事不同馮相氏

主日月五星斗氣節候推步進疾審知所在之處若今之司曆主其算術也保章者謂守天之文章謂天文進變度數失其恒次妖孳所在言出所生若今之天文家惟主變異也此其所學別也云相與宿離當宿候間不得過差者言大史之官使其僚屬馮相保章恒在候處相與止宿配偏共審躔間候不得急慢不覺天之變異也

廷華姿註以宿為占候者之宿處如虞書宅嵎夷之義猶可言也儷偶之說則支離無謂矣又春官馮相保章並掌天文註謂馮相掌天文不變保章掌天文之變此獨言保章故疏亦以變言之不知常變相參而見焉得分為二官春官序官詳之則獨言保章者亦非也山陰陸氏引蔡邕說

云宿者日所在離者月所歷蓋即月離於畢之
義是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訂義註元日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元辰蓋郊後吉辰也耒耜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間明已勸農非農者

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帝籍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勞既耕而晏飲以勞羣臣也大寢路寢御侍也

疏云置耒耜於車右與御者之閒明已勸農非農者王既親載耒器置耒處須近王令置耒乃於參御二從之閒不近王首明王之已身但是勸農故載耒耜非實農人故不近耒器也云帝藉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耕藉所以為帝藉者衆尊言之故異義云天子為藉千畝以共齊盛又周語云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是藉田共上帝故云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案此立春後始耕卿之後始耕案周語先時九日大史告以耕事註先先立春日也謂先立春之前以耕與此不同者周語告耕在立春日前其實耕時在立春之後此國語下云先時五日王即齊宮註先耕時也是耕前五日王即齊宮而齊是知親耕在

立春之後也此言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宗周語王耕一發班三之賞達誥班次也謂公卿大夫也王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發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此是貴賤耕發相三之敎也宗周語耕後率夫陳饗膳夫贊王王歆大畢是耕後設饗而此云既耕而無飲者饗禮在廟燕禮在寢此云執爵於大寢故知燕也國語云饗者蓋用饗之饌其而行燕禮以勞羣臣宗上迎春而反賞公卿大夫於路寢門外正朝此耕籍而反勞羣臣在於路寢不同者爵賞公事與衆共之故在正朝燕勞私禮主於欲心故在路寢

疏

此一節論迎春既反春事已起當祈穀親耕燕勞之事甲乙丙丁等謂之日郊之用辛上云元日子丑寅卯之等謂之為辰耕用亥日故云元辰天子載親耒耜者謂天子所乘車上親載耕

田之耒耜措之於參保介御之間者措置也御
者皆是王參乘於時天子在左御者在中車右
在右言置此耒器於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間然
後帥三公九卿而往南郊躬耕籍田也金華金
氏曰保介臣工詩云嗟嗟保介非車右也
疑義註上帝太微之帝也保猶衣也介甲也疏
郊特牲云郊之用辛鄭註凡爲人君當齊戒自絜
新又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鄭註引易說云
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春分而日漸長故云迎長
日之至郊特牲云郊不言祈穀此經言新穀不
言郊鄭以爲二祭是一故此註謂以上辛郊祭
天也鄭既以二祭爲一恐人爲疑故引春秋傳
以明之絜襄七年左傳云孟獻子曰郊祀后稷
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後祈農

事昔則此祈穀也被云郊而後耕此是祈穀之後即明耕帝籍是祈穀與郊一也云上帝太微之帝昔春秋歸文祭微宮為大帝太微為天庭中有五帝座是即靈成即亦猋怒白格樞汁光紀含樞紐祈穀郊天之時各祭所感之帝從人則登汁光紀周人則祭靈成即以其不定故總云太微之帝若迎春之時前帝後王皆祭靈成郊故前註云迎春祭含帝靈成即特指一帝也此郊雖祈穀亦是報天故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保猶衣者保即繈保繈保謂小被所以衣負小兒故云保猶衣也不云士者士賤不與耕也

廷華案冬日至圜丘祀上帝為郊其以正月祈穀為郊魯人僭禮之不中者也註亦以此為郊誤矣疏所引郊特牲註又以春分日漸長解長逕其傅會不必言且春分亦與此正月不符也

此仁帝亦昊天上帝辛則取勤勞之義蓋農事本勞故取義於此註又以上帝為大微五帝疏引郊特牲註又以辛為自新俱謬五帝之說周禮及上辛制詳之又案註以保為衣末免武斷故以金說正之又詩經集說以保介為農官之貳但農官不應參乘皇耕之故特命參乘與或曰保介即車右以其介胄而衛王故曰保介也並存之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

訂義註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農書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疏經云天氣下降註陽氣蒸達又以陽氣

上升者以陽之氣從五月下降至十一月從下初升至正月始成乾體而在三陰之下故云天氣下降其實於時陽從地中升也引農書曰不者衆漢書藝文志農書有九家百一十四篇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鄭所引農書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蔡癸一篇鄭所引農書先師以為氾勝之書也漢書註氾音汎成帝時為侍郎使教田三輔也土長冒橛者謂置橛以候土長冒橛陳根朽爛可拔而去之耕者急速開發其地也

疏此一節論少陽之月務其始生故既耕之後當勸農事天氣下降者天地之氣謂之陰陽一年之中或升或降故聖人作象各分為六爻以象十二月陽氣之升從十一月為始陽氣漸升陰氣漸下至四月六陽皆升六陰皆伏至

五月一陰初升陰氣漸升陽氣漸伏至十月六陰盡升六陽盡伏然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五月至十月也地氣下降天氣上騰十一月至四月也令正月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者陽氣五月之時為陰從下起上斷排陽氣第六陽氣上極反退至十月之時六陽退盡皆伏於下至十一月陽之一爻始動地中至十二月陽漸升陽尚微未能生物之極正月三陽既上成為乾卦乾體在下三陰為坤坤體在上乾為天坤為地今天居地下故云天氣下降地在天上故云地

氣上騰是陽氣五月初降至正月為天體而在坤下也十一月一陽初生而上排陰陰之上六陽漸退反歸於下至四月陰爻伏盡六陽在上五月一陰生六月二陰生陰氣尚微成物未具七月三陰生而成坤體坤體在下三陽為乾而體在上則是地氣在下天氣在上故正月為泰泰通也天地交通七月為否否塞也言天地隔塞所以十月云地氣下降天氣上騰者以十月之時純陰用事地體凝凍寒氣逼物地以在下故云地氣下降於時六陽從上退盡無復用事

天體在上不近於物以若陽歸於天故云天氣上騰具實十月天氣反歸地下廷華集疏說亦似但初同義終未分明姑存之

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經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術註作遂

訂義註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舍東郊順時氣而居以命其事也封疆田首之分職周禮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令尚書曰分命義仲宅嵎夷也相視之田事以下說所以

命田東郊之意也準直謂封疆徑遂也夏小正

曰農率均田

疏知田謂田畯者詩云田畯至喜故知田謂田畯云舍東郊順時氣而居者以其耕作歲時之氣起於東方為始致令田畯舍國之東郊以命其事其諸侯都邑田畯各舍岡邑之東郊也云封洫田首之分職者封疆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冬有封境界域部分職字也云術同豐作遂以田農之事無職術者術遂脊相遂致疑術為遂學記云術有稱義同此此云天間有遂遂上有徑者遂人職序采遂人云廣二尺深二尺遂小溝也步道日文遂人職云徑吝斗馬云令尚書日分命義仟徑竭夷者證命田畯舍東郊之事云令尚書者宅書有古有令壁寰所得勝東庸生所復昔謂尚古文尚書蘆猎所受伏生二十九篇夏侯歐之所傳昔謂之令文尚書鄭被而引之故云令陽書作記之犬解說天子所以舍田畯舍於東尚者欲明其收謂田事若田事既能正又先定郊封疆徑遂以勸農夫農夫知田事先後審疆界畔

域乃不有訛惑平損輕重平均直謂經界得中
也封疆有界限徑逐有闊狹皆先平均正直之
故云平直謂封疆徑逐云夏小正曰
農率則田畯也均田則審端徑逐也疏於是春
氣既和王命群官分布檢校農事命遣田畯官
舍於郊之上令農夫皆修理地之封疆審正田
之徑路及田之溝洫故云審端徑術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註義註為仲春將釋菜嚴陵方氏曰入學習舞
則以將釋菜故也故仲春言上丁命樂正習舞
釋菜焉若仲丁之習樂則以季春將大合樂故
也孟夏之習合禮樂則以是月將飲酎用禮樂

故也仲夏之脩鞀鞞鼓之類則以是月將大雩用盛樂故也季秋之習吹則以是月將大饗帝故也季冬之大合吹則以樂其成於終也夫舞與吹皆樂也然舞者樂之容則貌之類也故於春之始言舞蓋木為貌故也吹者樂之聲則言之類也故至秋而後言吹蓋金為聲故也習舞之時非不習吹要之以舞為主爾習吹之時非不習舞要之以吹為主爾於仲丁季春正言樂者則以樂為陽氣於此習合所以道迎陽氣之盛故也正曰樂則於聲容固無所偏主也且孟

春之習舞至仲春則可以給矣上亦謂之習者
以釋菜之禮爲略其舞不足以言合故也上丁
則上旬之丁也仲丁則中旬之丁也舞欲與樂
皆習之以丁者取其文明之盛也合樂止擇吉
日以合樂之大一旬之内非一日可爲故也孟
春不言日則以方興而習之無時故也季冬不
言日則以將罷而合之無時故也孟夏仲夏皆
不言日則以文明之盛時無日而非文明故也
唯其如是故習合不止於樂而又與禮不止於
聲容而又脩其器焉凡以順文明之盛而已然

而必入學諸以學為教人之所故也故於習之時每言焉孟夏習合而不言者以兼於合故也或命之於樂正或命之於樂師者蓋謂之正則於樂之事能正之而已謂之師則於樂之道設為之師焉則重輕之別固可知矣故以其事之重者則命之於樂師以其事之輕者則命之於樂正也至於大合樂則不言然以大合吹雅之則亦命於樂師可知矣廷華桌廬陵胡氏曰以春陽動舞動容也文王世子曰釋菜不舞則仲春習舞釋菜二事非一事其說雖似但文註詍

予乃始立學之初尚未習舞故不舞耳要之釋菜或有舞不舞之別是未可知若文王世子則非確據也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訂義註脩昔重祭禮歲始首錄毋用牝為傷妊生之類疏此一節論此春為四時之首當修祀典及祭山川之事犧牲毋用牝者以山林川澤餘月之時牲皆用牝惟此月不用故註以為傷妊生之類者天地宗廟大祭之時雖非正月皆不用牝

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
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訂義註木盛德所在迂華案木始生故不伐非但盛德所在也姑存以備
一說覆巢以下為傷萌幼之類毋聚與置為妨農
之始掩埋為死氣逆生也骨枯曰骼肉腐曰胔
疏禁止伐木者禁謂禁其欲伐止謂止其已伐
者此伐木在山中或在禁障之處十月許人採
取至正月之時禁令止息故王制云草木零落
然後入山林詩魚麗傳云草木不折不操斧斤
不入山林是也若國家隨時所須以為材用者

雖非冬時亦得取之故山虞有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又云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是也餘月皆無覆巢因初春施生之時故設戒也若其夭鳥之巢則覆之故硩蔟氏云掌覆夭鳥之巢此月亦禁之胎謂在腹中未出夭謂生而已出者故魯語云獸長麑夭此飛鳥謂初飛之鳥故註以為傷萌幼之類麛卵四時皆禁但於此月尤甚若須薦獻亦得取之故王制云韭以卵庖人秋行犢麛是也掩骼埋胔者蜡氏云掌除骴司農云骴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

是康成不註從司農義也駱言梅翦言理互言耳

疑義疏其非是所禁之處春秋亦得取之故周禮云春秋之斬木不入禁鄭註斬四野之木可若於正月皆禁之說詳山虞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訂義註兵逆生氣不可從我始者為客不利主人則可毋變為以陰政犯陽絕易剛柔之宜毋亂為仁之時而舉義事疏起兵伐人者謂之客敵來禦捍者謂之主此

經云兵戎不合興起之時不可從我而始我謂主人也主人既不先起兵彼來伐我我不得不應故云主則可客既先興兵故云為客不利天有陰陽恐人以變故云無變天之道地有剛柔之理恐人斷絕故云母絕地之理人有禮義綱紀恐其迷亂故云母亂人之紀案易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故鄭此註以陰政化陽說卦云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故註地理云易剛柔之道說卦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春為仁故註仁之時而舉義事天云道地云理人云紀互辭也

廬陵胡氏曰天道若上云司天日月星辰之類地理若上云土地所宜之類人紀若上云布農事之類陳氏集說曰天地大德曰生春者生德之盛時也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禦寇猶可也兵自我起以殺戮之心逆生育之氣是變易

天之生道斷絕地之生理而姦亂生人之紀叙矣其殃也宜哉（注華樂註疏無大忤但記義木明耳故取二說以明之）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訂義註行夏令巳之氣乘之也四月於消息為乾蚤落皆生日促恐以火訛相驚秋令申之氣乘之也七月始殺風雨若正月宿直尾箕箕好風其氣逆也回風為猋並興者生氣亂惡物茂冬令亥之氣乘之也舊說首種謂稷（疏此風雨不時首謂）

風雨少不得應時所以風雨不應時者以孟春
建寅其宿直真是其是好風孟春行夏令寅氣
不足故風少已來來之四月純陽用事純陽來
來故雨少云四月於消息為乾者陽生為息陰
死為消十一月至四月為息言萬物得陽氣蓄
退五月至十月為消言萬物得陰氣消害凡孟
月失合則三時孟月之氣來之仲月失令明仲
月之氣來之季月失令則季月之氣來之所以
然若以同為孟仲季氣情相通如其不和則迭
相來入鄭之所註例亦不同或一句之下則云
其之氣來之即此風雨不時一句之下云巳之
氣來之或雨句之下則云其之氣來之故仲春
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主註酉之氣來之
以二句俱當酉氣故也或有三句之下始云其
之氣來之者故孟春行令則水添為敗雪霜大
勢首種不入註云亥之氣來之以三句共當亥
氣也氣當則言燕義例也凡一句為一事亦有
兩句共為一事者則孟夏行冬令云後乃大水
敗其成卯是也火訛者以已來來寅巳為大故
火來也寅為天淡之津火蹋欲來雨畏水終竟

不來俟訛言迫火相怨動也七月建申陰氣始殺殺氣來寅故人多大疫案鄭註洪範中央土氣為風米方木氣為雨箕偏東方木木尅土土為妃尚妃之所好故箕星好風也西方金氣為陰尅東方木木為妃畢偏西方尚妄之所好故好雨也令中氣來寅雨相衝破申來逆寅寅為風風之被逆故為荻風寅往洩申申為雨雨之被逆故為甚雨也案爾雅扶搖謂之荻謂風之廻特也故云廻風為荻怨物所以害生氣令生氣既亂怨物成之故怨物茂案考靈權云日中星鳥可以植稷則百穀之內稷先種故云首植首即先也穜在百穀之先也

疏從上以來論當月施令之事若施之順時則氣序調釋若施令失所則災害滋興故自此而下論政失致災之事上既云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若施之不失則三才相應以人與

天地共相感動故也施令有失三才俱應者則此孟春行夏令雨水不時天也草木早落地也國時有恐人也十二月之節內三才俱應者多就三才俱應之中論天地及人亦先後不建或先言天者則此孟春行夏令雨水不時是也或先言民者則孟春行秋令其民大疫是也或先言地者則孟春行冬令水潦為敗是也所以然者為害重者則在先言之為害輕者後言之大略於文可以意得次第其輕重無義例也皇氏曲為別說非經之旨施令失所亦雖有三才應

者故仲春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大旱煖氣並為天災如是之類是也以施令失所惟二才應就二才之中或有天有人無地或有地有人無天隨應則書不為義例也行令失之於前氣則應之於後至如春夏及秋施令有失氣來為應惟在當年則孟春行夏令雨水不時草木早落之類是也若其冬時失令則氣應在於後年故仲冬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行春令蝗蟲為敗仲冬非瓜瓠不成之時又非蝗蟲為敗之日是據來年又錄記之人

序行令之時各次第先後則有夏有秋有冬孟春舉夏為始仲春舉秋為始季春舉冬為始至於夏時之下則有秋有冬次有來年之春孟夏則舉秋為始仲夏舉冬為始季夏舉春為始以此推例秋冬亦然不能備說也朱子曰是人行此令則召天之災逵華案令字當以此說為確